

县中教师的物化研究

——以 x 县 y 中学为例

于德金

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摘要: 随着学校竞争愈发市场化,县中模式逐渐在县城地区广泛推行。县中教师被裹挟在绩效管理模式下。基于对 x 县 y 中学 5 位教师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从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研究发现,县中教师面临着量化、社会关系的异化、纪律和监控下的控制方面的困境。因此,通过制度保障、社会支持以及重塑教育伦理方式来解决县中教师的物化问题。

关键词: 县中教师;物化;规训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6.031

引言

近年来,由县城优质教师资源流失引发的“县中塌陷”愈发成为县中教育发展的普遍困境^[1]。为了应对这一现状,一些县城通过行政动员和绩效激励,构建起以升学率为核的“县中模式”(又称“超级中学”或“高考工厂”)。这类学校以高度动员为核心,形成了校长、教师、和学生之间相互竞争的高压教育环境,教师为了达到升学率的指标,不得不成为“高考工厂”中高强度劳动的工人^[2]。2025年9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决纠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构建以增值评价为核心的质量监测体系”。然而在现实中,政策文本与基层实践之间仍存在张力:在财政约束、社会期待与考核压力交织的县域场域中,升学率作为学校实践目标的惯性力量依然强大,教师劳动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县中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教师又是县中教育的实践主体。现有研究更多集中在对教师实际情况的描述性分析^[3],较少论述县中教师实际困境与理论的结合,因此研究县中教师的劳动困境,对我国县中教育的教育公平、教育发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基于对 x 县 y 高中的调查和对教师的访谈探究教师劳动的异化机制,进一步分析县中教师如何被嵌入“高考工厂”的生产体系,以为县中教育发展提供解决策略。

一、文献回顾

在异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卢卡奇吸收了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出来了“物化”

理论。其基本思想是: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4]。卢卡奇直指在高度商品化的社会里,劳动者所从事的主体性劳动被资本抽象成可量化、可计算的客体,这一演化逻辑正是合理化的组织形式和科学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市场经济逻辑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与人所具有日常社会交往关系就会被物与物之间的客观化形式所取代。后果就是人类创造了一个异己的世界,人们被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所禁锢,自此,人类固有的实践活动受制于外在市场规律,成为了资本生产的附庸物。其核心观点正是表达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异己性——劳动者成为了资本增殖的工具,丧失了主体性。将物化理论应用到对教师的研究中,首先明确的是,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伴随着过度市场化。在教育场域中,县中模式的表现正是其所带来的结果,以升学率为导向的管理模式其本质就是教育所承担的公共服务功能和价值逐渐丧失了核心地位,绩效主义在教学管理中被滥用。这也就导致了经济逻辑贯穿到了教育的整个过程,从管理模式、教学到选拔过程都成为了商业活动,过度市场化成为了现代教育一个显著表现,在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的前提下,如何平衡效率与公平,是当前县中治理的关键。而在一个物化的组织里,教师一方面是制度的执行者,不可避免地受到场域运作的侵蚀,另一方面作为教学活动的行动主体,过度市场化的商业逻辑也重塑了教师的思维方式,使教师走向物化的道路。本文围绕教师在物化过程中所展现的量

化、原子化和规训的特征进行分析,展现教师物化的模式。

二、研究方法

为了了解县中教师的现状,对x县y高中开展了一个月的调研,在了解学校的运作情况的同时,选取了若干名教师开展访谈。访谈的主要内容聚焦于教师的实践活动,包括县中教师日常的工作流程、现实困境和对策建议等内容。访谈共获取有效样本5份,受访者以性别、学科、职务和工作时间维度划分,访谈之后,根据访谈资料和参与式观察所得到的内容,深入分析县中教师物化过程,具体详情见表1。

表1 受访教师的基本信息

编码	性别	年龄	学科	工作年限
L1	女	28	英语	6
L2	女	35	语文	13
L3	男	26	数学	2
L4	男	48	物理	17
L5	女	30	政治	5

三、县中教师的物化表现

(一) 教师的量化——被放在数字评价上的生命

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学校设置好一系列旨在提高学校竞争力和效益的目标,并要求教师们去实现。学校还制定了各种规则制度倒逼教师提高其产出率,以满足家长、市场的期待和需求^[5]。而所谓的规则制度首先实现对县中教师的量化——通过劳动过程的标准化分解、可计算性薪酬体系及绩效奖惩机制,将人类劳动物化为可精确测量的数字单元(卢卡奇物化理论及其时代价值研究)。对于县中教师而言,这种量化一直伴随着其劳动过程中,教师入职开始时,便会参加一系列的比赛,从第一学年的优秀师徒评选,到每年都会举办的教师技能大赛,旨在将教师的劳动能力放在标准化的尺度下进行考量。此外,学校也设立了许多评比机制。比如说受访者都曾提到的联考后的奖惩大会:每次联考过后,学校会对成绩较好的班级进行奖励,分为总分奖和单科奖:总分奖也就是根据每个班级总分的平均分排名后分为一、二、三等奖,奖金由所在班级各任课老师按学时平分;单科奖是根据各班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生物、化学、政治、历史、地理科目的平均分进行排名分为一、二、三等奖,由该科目任课老师获得。而对于班级成绩较差的班级,领导有时也会警示该班的教师更加努力,对其单独约谈等。在班级管理中的班级量化分制度,每个学年开始每班有固定的量化分,学校规定了各项违纪行

为极其扣分多少,如迟到、课堂睡觉聊天、宿舍不按时休息等行为扣一分;打架、谈恋爱、作弊等行为扣五分,班级量化分数一方面与班主任每月津贴挂钩,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学年末评选优秀班主任颁发奖金的依据。这些举措虽然激发了县中教师劳动的积极性,但却使教师陷入对绩效的机械式追求。甚至有的教师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上的收益和排名上的进步,走向恶性竞争的道路,为了自己班级平时成绩的排名更靠前,在考题上出花招,逐渐模糊了教育的总体性价值。

(二) 教师的原子化——社会关系的异化。

县中教师的原子化首先表现在与家人关系的疏远上,而这与学校的高时长的工作有着直接的关系。县中教师每天6点多就要到校,晚上9点多才能回家,一天在学校的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而由于教师与学生的休息时间同步,这也就导致了教师一个月才会有几天休假。高时长的工作一直挤压着教师的私人生活。甚至对于班主任而言,工作对私人生活渗入得更为突出。由于y校属于住宿制学校,每周班主任都需要在11点后进行一次对学生的查寝。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发生了任何问题,也都会寻求班主任的帮助,这也就需要班主任24小时待命处理班级发生的问题,即使是下班后班主任也要以工作为重。因此,面对工作上的压力,教师不得不花费更少的时间在家庭上。家务、照看孩子、处理社会关系等等事务都成了家庭中其他成员的责任。久而久之,这种生活模式就会带来教师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区隔,甚至是对立或者冲突。而教师又很难改变工作压力所带来的困境,只能默默忍受,走向原子化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教师谈到有许多年轻教师正是感受到了自己的私人生活太少,工作与生活的界限太过模糊,最终采取了离职的措施。

其次,县中教师的原子化也表现在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走向从育人到只关注成绩的转变。这表现为教师为了实现学生成绩上的提高,在教学管理上实现效率优先。在访谈中,受访者谈到在如今的班级管理中,能出成绩才是好班主任的体现。为此,班主任在班级内部营造出优绩主义的氛围,成绩优异者不仅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和物质奖励,还会在座位分配、班级卫生打扫等领域享有特权,任课老师也会找成绩有待进步的学生约谈、批评和督促。长此以往,教育的伦理准则被束之高阁,传统里“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身份被追求绩效成绩的管理者所取代。

(三) 教师的规训——纪律和监控下的控制

如今的许多学校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上的收益,

就需要将教师的实践活动转化为有序的、服务于效率的模式化行为,这种转化的过程正是通过规训的方式来实现的。规训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主要表现为纪律和监控。纪律是指学校规定的各种规章制度,监控则是学校组织的各种监视和检查。利用纪律和监控,学校领导不仅主导了组织运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了约束了教师的行为。

跟随英语 L1 教师的视角,来揭示普通 y 校教师的一天的工作安排, L1 老师需要在 06 : 10 前进办公室打卡, 06 : 20 进班监督学生早读, 下课后吃饭休息, 在 08 : 30 之前完成第二次打卡; 在上课时间内, L1 老师一般一天两节课, 两个班每个班一节课, 如果遇到连排的情况, 就需要一天上四节课; 在其余的时间, L1 老师需要准备教案, 批改作业, 设计周练试卷等事情; 每天 10 : 10 后, L1 老师需要参加备课组长召开的例会, 会议的具体内容一般是分享教学经验和集体备课, 为下一次上课的内容做准备。到 11 : 30 之后, L1 老师需要第三次打卡, 下午 14 : 30 之前进行第四次打卡, 下午 16 : 30 之后进行第五次打卡, 晚上 19 : 00 之前进行第六次打卡, 晚上 21 : 40 之后进行第 7 次打卡。这些每天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就构成了教师必须要遵守的最基本的规章制度, 除此之外, 教师也要执行学校领导不断颁布的新规定。L3 老师就曾讲述了一项规定: y 校一位年级主任在视察各班级的过程中, 发现下课后教室走廊上充斥着打闹、嬉戏的场景。于是, 领导以“加强班级管理, 高效课后”为由, 在教师例会要求各科老师上课前五分钟进班、班主任执行各班学生禁止在走廊玩闹。领导在政策推行过程中还会定期组织人员监督, 对出现违规的班级通报批评。该政策一经发布, 各位老师只能按照要求进行工作, 虽然许多老师吐槽这项规定“想一出, 是一出”“底下人受罪”等。但由于要求理由正当, 教师和学生的核心利益并未受损等原因, 基本所有老师并不会直接提出反对意见。而在监控层面上, 学校领导所采取的方式更为多样。每一个教室里都被放置了监控摄像头, 领导不定时会在监控室内查看教师的教学情况和班级管理情况; 学校领导也会对班级管理进行全方位的监控, 比如于早上 5 : 50 后在教学楼下抓迟到的学生、会在各班上课和自习时对违反纪律的学生拍照、巡查宿舍中对熄灯后说话学生录音等, 相关内容会发到年级的班主任群里, 如遇到抓到学生的情况时, 还会让所在班级的班主任认领; 领导也会定期组织教学监控活动, 对教师的教案、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统一检查。

这样多层级的监控和纪律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教师进入了全景敞视式的监控, 在不断的外部压力下, 成为自我监控的个体。如此一来, 县中教师在高度结构化的规训下, 其主体性和创造性空间受到严重挤压, 重复机械性地完成上级的任务。

四、解决措施

物化在如今的教育场域中极大地损害了县中教师的工作, 使教师不得不成为教育市场下资本增殖的附庸物, 如何有效解决县中教师的物化困境, 对县中教师的发展尤为重要。为了应对物化的侵害, 下面提出了三项针对性对策。

(一) 制度保障

首先, 在教育市场化大行其道的当下, 必须依托政府制度的约束。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 而是相互依存。政府需要借助市场的力量释放教育的活力, 但也需要推出行政性的法规减轻市场带来的危害。在面对由市场引起的县中教师物化困境下, 政府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明确教师的工作内容, 为教师划分职责范围, 根据县中教师的具体职务, 指导学校厘清教师的行政和教学的任务, 之后通过巡查和放置监控摄像等手段探查各学校完成情况, 帮助教师能在适量的工作安排中健康发展。其次, 政府可以通过差异化管理, 避免教育市场的恶性竞争。在当下的教育模式下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县中地区, 升学率成为评价学校管理成功与否的核心指标, 这也带动许多县中学校内部管理中绩效考核的盛行。正是这种绩效主义滥用的压迫下, 县中教师的物化才尤为明显。差异化的管理制度就是要求政府结合当地发展情况和学校自身的发展条件, 建立更为合理且灵活的考核机制, 推动学校走出市场至上的陷阱, 为学校的教师减轻结构上的负担。

(二)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在学校内部, 县中教师可以构建业缘共同体, 抵御组织运行带来的原子化。县中教师在在学校里有着共同的实践情境、生活模式和习惯。在应对来自的外部的困难时, 县中教师们可以通过相互协作、老带新等方式帮助原子化的教师融入教师团体的大环境里; 学校也应建立领导和教师之间的平等沟通平台, 积极应对来自教师们的合理诉求。在学校外部, 学校应当开展家校沟通机制。在县城教育的大背景下, 许多县城特色社会议题如留守儿童、陪读妈妈、家庭教育缺失、城乡二元结构等嵌入在许多普通孩子身上, 县中教师又很难通过教育直接仅凭一己之力解决这

些学生面临的复杂社会性困境。所以,通过家校沟通,学校牵头有关部门对有困难的学生开展针对性帮扶,可以极大地减轻了教师在教学和管理上的压力。

(三) 重塑教育伦理

在教育市场化的驱动下,优绩主义成为大多数县中教师教学和管理的核心理念。教师在优绩主义的自我催眠下,陷入了对学生成绩的偏执追求,成为了在工厂中校准标准化产品的工具,但这种追求育才的教学模式忽视了教育最根本的目的——育人。重构教育伦理就是希望县中教师在能够重视教育的核心就是提升个体的价值,明白学生受教育的过程不是成为流水线上产品的过程,而是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五、结语

综上所述,县中教师应当在教学和管理中将学生的学业和志趣相结合,挖掘学生的潜力,走向属于学

生自己的道路。所以,重塑教师的伦理观念,就是要明确教师的天职,回到育人的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 [1] 陈先哲,曾晓.嵌入城镇化进程的县域普通高中的塌陷与振兴——基于东中西5省6县的调查[J].教育研究,2023,44(8):91-101.
- [2] 齐燕.“县中模式”:农村高中教育的运作与形成机制[J].求索,2019(6):118-125
- [3] 李跃雪,赵慧君.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异化的生成逻辑与治理思路[J].教师教育研究,2020,32(03):67-72.
- [4]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52.
- [5] 钟景迅,刘泱.教师减负的悖论:去专业化的困境与再专业化的陷阱[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1,42(6):80-90.